

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

教育部《语文课程标准》指定书目

[青少版]

老人与海

[美] 海明威 / 原著

多诈的人藐视学问，愚鲁的人羡慕学问，
聪明的人运用学问。

—— [英] 培根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■ 小博士阅读乐园 ■

老人与海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小博士阅读乐园

老人与海

主 编:李 松

责任编辑:孙 琳

封面设计:李小满

出版发行:人民日报出版社(北京金台西路2号)

邮 编:100733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武汉凌久印务有限公司

字 数:4000 千字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227

印 数:5000

印 次:200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7-80208-044-4/G · 023

定 价:350.00 元(本册定价:10.00 元)



前言

现代社会非常注意人的素质的培养,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,不同国家的国力较量归根到底是国民素质的较量。少年朋友,你们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,愈来愈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。新世纪各种领域独领风骚的栋梁之材,将在你们之中大批涌现;祖国的现代化大业,要由你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最终完成。这是你们的责任,也是你们的光荣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飞速增长的时代,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,每一个渴望学有所成,事业成功的年轻朋友们,都会深切体会到“危机与机遇共存”这句话的含义,我们越发感受到:我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,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。我们需要不断从书中吸取营养,充实头脑,提高自己的素质,才能适应这个对我们要求越来越高的时代。但是,读书如果不加以选择,往往事与愿违,轻则浪费少年儿童的时间与精力,重则误导后一代,遗患无穷。那么,什么书才是好书,什么书才是值得买,值得读的书呢?其实,只有经过人类历史长河大浪淘沙,经过长期的选择与积淀下来的,被公认的文化精品,才是我们值得读的好书。于是,我们精心编写了这套丛书。

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时,做到了内容丰富、知识面广、趣味性强,让你在轻松愉快中学到知识。





读者朋友们,我们所做的以上种种设计,旨在使这套丛书成为增长你的知识、开拓你视野的经典读物。我们也深信,它一定会是提高你们综合素质不可或缺的珍藏精品,成为你珍藏书屋里的“新丁”。

书中可见精美生动的插图,以图辅文,图文并茂,可以让读者开阔眼界、增长知识、懂得道理,汲取到健康成长所需的丰富“营养”。

愿广大少年儿童在书的百花园里,采撷最丰硕的花果,吮吸最甜美的甘露,来滋养自己,丰富自己,提高自己。

编 者





目 录

老人与海	1
老人和孩子	1
出海捕鱼	13
鱼钩上的大鱼	21
海上的第二天	30
与大鱼较量	39
捕获大银鱼	49
鲨鱼袭击	57
打不败的老人	69
乞力马扎罗的雪	74
大双心河 _(第一部)	100
大双心河 _(第二部)	109
祖国对你说什么?	119
五万元	129





你们决不会这样	157
没有被斗败的人	171





老人与海

老人和孩子

他是一个老人，独自摇着小船在墨西哥湾的暖流里打鱼。已经八十四天了，他什么也没打到。

前四十天里，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，当他的帮手。可是过了四十天以后，他们还是天天空着手回来，孩子的父母便对孩子说，这老头子准是在走背运，倒了邪霉，再别和他一起出海了。

于是，孩子照父母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。这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打着了三条大鱼。

那男孩子看着老人每天摇着空船回来，心里十分难受。他总要走下岸去，帮他搬钓绳扛鱼叉，再不就是帮他卷拢那张裹着桅杆的船帆。那张破旧的船帆用面粉口袋补了又补，卷拢以后，看上去就像一面打了败仗的破旗子，是永远失败的标志。

老人消瘦憔悴，瘦骨嶙峋，脖颈上尽是很深的皱纹。腮帮和脖子上有很多褐斑，那是长年累月暴露在太阳下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癌变。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，留下了刻得很深的累累伤疤。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。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岩石一般古老。

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老迈，除了那双眼睛，它们像海水一样蓝，显得开朗而不服输。





“圣地亚哥爷爷!”孩子冲他大声喊着。这时候他们正扛着东西,沿那沙土坡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去,“我又可以跟您出海了。我们那条船已经打着大鱼卖了一些钱啦。”

是老人教会了孩子打鱼,所以孩子很爱他。

“别跟着我啦。”老人说,“你既然上了一条走运的船,就跟着他们待下去吧。”

“您还记得吗?那回您八十七天没打着一条鱼,后来我们一连三个星期,天天打的都是大鱼!”

“我当然记得。”老人说,“我知道,你离开我,不是因为不相信我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走的。我是他儿子,必须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,”老人说,“这很在理。”

“他对您没有信心。”

“是啊,”老人说。“他不了解我,可我们有信心,对不对?”

“对!”孩子说,“我请您上小餐馆喝瓶啤酒,然后我们把这些家伙扛回家去,行吗?”

“有什么不行的,”老人说,“咱们俩谁跟谁啊,都是打鱼人嘛。”

他们到小餐馆里坐下了。许多渔夫不断地拿老人打趣,还讥笑他,他也不生气。

那些上了年纪的渔夫都回过身来看看他,知道他好多天没打到鱼了,觉得挺难受。但他们并没有把对他的怜悯流露出来,只是慢慢地围到老人身边,斯文地谈起海流,谈他们把钓绳放下去多深,谈这连续不变的好天气,谈他们出海的新见闻。

当天打到鱼的渔民们已经回去,把他们打的大马林鱼全开了





膛，放在木板上，摇摇晃晃地抬到鱼栈。等到冷藏车来，再把它们运到哈瓦那的市场。

逮住鲨鱼的人，已经把它们送到渔港对面的鲨鱼加工厂，在那儿用滑车把鲨鱼吊起来，开膛破肚、切割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总有一股腥臭，从鲨鱼加工厂那边飘过来，让人闻着很不舒服；但今天只有很淡的一点儿气味，因为现在风向北方吹，接着渐渐停了。

餐馆这儿挺舒服的，阳光明媚。

“圣地亚哥爷爷。”孩子说。

“哦，”老人说。他正端着酒杯，想着好多年前的事儿。

“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您明天用吗？”

“不。打棒球去吧。我划船还行，罗赫利欧会给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还是想去。就算不能陪您打鱼，我也很想给您多少做点什么。”

“你请我喝了杯啤酒，”老人说。“你已经是个大人啦。”

“您第一次带我上船，我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那天我把一条又大又猛的鱼拖上船去，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，你也差一点给送了命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那条鱼拼命地打着船，您抡起木棒不停地打它，溅得我满身是血。”

“这些都是你自己记得，还是刚听我讲的？”

“从我跟您出海的第一天起，我们俩在一起的每件事情我都记得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有圈晒斑的眼睛望着孩子，眼里满是信任和慈爱。

“你要是我的孩子，我早就带你跑远一点去好好闯闯，冒冒险、长长见识了。”他说，“可你是你父母的孩子，再说现在你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。”

“我去打些沙丁鱼，可以吗？我还知道，打哪儿可以拿来四条小





鱼做鱼饵。”

“我今天用了些，不过还剩下几条，我撒了盐装在盒子里了。”

“我给您拿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就够了。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自信原本就没有消失，现在更鲜活起来。就像微风初起，总能让人精神起来那样。

“两条吧。”孩子说。

“两条就两条，”老人同意了，“你不是去偷的吧？”

“那样我倒能省不少劲儿了呢，”孩子说，“不过我可是要自己拿网去捞啊。”

“谢谢你了，”老人说。他心地单纯，不去捉摸自己什么时候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。可是他知道这时正达到了这地步，知道这并不丢脸，所以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。他和孩子之间不用客气什么。

“看这海流，明天一定是个好天。”老人说。

“您要上哪儿去打鱼？”孩子问。

“到远海去，走得越远越好，等转了风再回来。我想天不亮就出海。”

“我要让他们也到远海去打鱼，”孩子说，“那样的话，你要是真的钓了大鱼，我们好赶来帮你。”

“他不喜欢走得太远。”

“是啊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说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，我就会叫他赶去追麒麟的。”

“他眼睛这么差吗？”

“他快瞎了。”

“这可怪了。”老人说。“他从没捕过海龟。那才伤眼睛哪。”

“您可在尼加拉瓜东海岸外捕了好多年海龟，您的眼睛还是挺好的嘛。”

“我是个不一般的老头儿。”

“不过您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



“我想还有。再说还有不少窍门呢。”

“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去吧，”孩子说。“放好了东西我就可以拿了鱼网去逮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船上取了用具。老头儿把桅杆扛上肩，孩子抱着个木箱。又拿起鱼钩和鱼叉，只留下那根木棒和鱼饵盒。

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挺不错的，谁也不会到老人船上偷东西的。不过呢，最好把船帆，还有那一堆绳子也带回家去，再说，把拖钩和鱼叉留在船上实在是不必要的诱惑。

他们一同顺着大路走到老人的窝棚跟前，那窝棚的门始终敞开着。他们俩走了进去，老人把裹着船帆的桅杆靠在了墙上，孩子就把木箱什么的放在旁边。

桅杆的长度差不多就是这窝棚的高度。窝棚是用王棕树的结实树叶编着搭起来的。

窝棚里面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泥地上安了个可以用木炭烧饭的土灶。四面空落落的墙壁是棕色的棕树叶编成的。

墙上有一幅耶稣圣心彩图和一幅童贞圣母像。这都是他妻子的遗物。以前那墙上还有他妻子一张着色照片，可每次他看了更觉得自己孤单得可怜，就摘了下来。如今照片搁在屋角的架子上，上面盖着他的干净衬衣。

“您今晚吃什么呢？”孩子问。

“有一锅黄米饭，可以就着点儿鱼吃。你要吃点吗？”

“不用，我回家吃。我帮您生火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回头我自己来好了。要不然，我就冷饭也可以对付。”

“我可以用一下鱼网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鱼网，孩子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卖的鱼网的呢。

但两人天天都要这么瞎侃一通。什么一锅黄米饭啦，鱼啦，其





实什么都没有，孩子也知道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数字，”老人说，“说不定明天出海我能捉回来一条大鱼，没准有一千多磅重，你看见了也替我高兴吧？”

“我要拿鱼网去捞沙丁鱼了。您坐在门口晒晒太阳，好吗？”

“好吧。我有张昨天的报纸，我来看看棒球新闻。”

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子虚乌有的。但是老人真的把它从床下掏出来了。

“佩里科在酒馆里给我的。”他解释说。

“我捞到了沙丁鱼就回来。我要把您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，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。等我回来了，您给我讲讲棒球消息。

“扬基队不会输。”

“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相信扬基队吧，好孩子。别忘了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。”

“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，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当心点，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，你都要担心啦。”

“您先好好儿看报吧，等我回来告诉我。”

“你看咱们要不要买张彩票？就要一张尾数是 85 的。明天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可以啊，”孩子说，“不过您以前的记录是 87 天，买张 87 的怎么样？”

“我看那样的事不会再有第二回的。能找得着的话，还是买一张 85 的吧。”

“我可以买一张。”

“一张彩票可是要两块半钱呢。我们跟谁借去？”

“这个好办。借两块半钱又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
“我看我大概也能借得到。不过还是尽量别借吧，一开始是借债，接着就要讨饭了。”





“这风吹着有点冷了，您穿暖和点，爷爷。”孩子说，“现在已经是九月啦。”

“是啊，这时候大鱼也都跑进暖流来了。”老人说，“五月份这里都是些小鱼，谁都能打着鱼，当个好渔夫。”

“我先捞鱼去了，”孩子说，“您就在这里等我回来吧。”

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老人已经在门口的椅子上睡熟了。太阳也落下去了。

孩子从床上抱来旧军毯，展开了盖在老人的双肩上。老人的双肩又坚又硬。

他的衬衣缝补过很多回了，看起来简直像那张破帆一样，连补丁都被晒得褪了色，各种颜色深的深、浅的浅，花得不像样子了。

老人睡着的时候，那脸可显老了，眼睛一闭，整张脸就没了一点生气。报纸摊在他的膝盖上，被一只胳膊压着。他还光着脚呢。

孩子静悄悄地走开了。再回来的时候，老人还在睡。

“醒醒吧，爷爷。”孩子说，把手放在老人一边的膝盖上，摇了摇他。

老人睁开眼睛，他的神志一时仿佛正在从老远的地方回来。随后他微笑了。

“你拿来了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孩子说。“我们该吃饭了。”

“我倒不大饿。”

“得了，吃吧。您不能只打鱼，不吃饭。”

“我以前这样干过呢。”老人说着，站起身来，拿起报纸，把它折好。跟着他动手叠毯子。

“把毯子披在身上吧，”孩子说，“只要我活着，您就决不会不吃饭就去打鱼。”

“那么祝你长寿，多保重自己吧，”老人说。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米饭、油炸香蕉，还有些炖菜。”





这些饭菜是放在双层铁饭匣里从餐馆提来的。孩子还带来了刀叉和汤匙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。”

“那老板，马丁。”

“我一定得去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啦，”孩子说。“您就不用再去了。”

“我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，”老人说。“他这样帮助我们不止一次了？”

“我想是这样吧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我该在鱼肚子肉以外，再送他一些东西。他对我们真关心。”

“他还送了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喜欢罐装的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这是瓶装的，阿图埃伊牌啤酒，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你真细心，”老人说。“我们该来吃吧？”

“我一直在等您么，”孩子回答，“我是想等您准备好了再打开饭盒。”

“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刚才我不过是要点儿时间洗洗手。”

又开玩笑呢，孩子想，您能上哪儿去洗手哇？整个村子就那一个水龙头，还是在要走过两条街才能到的外面那条大路的顶前头。

我该趁天还没完全黑，给他拎点水过来，带一块肥皂，一条干净毛巾，孩子想。我怎么早没想到呢？我得给他再弄件衬衫，弄件过冬的茄克，弄双什么鞋子，再来条毯子。

“你带来的炖菜真好吃。”老人说。

“跟我讲讲棒球吧。”孩子请求他。

“让我说中了，美国联赛里头，赢的是扬基队。”老人说得兴高





采烈。

“可我听说今天他们输啦。”孩子告诉他。

“这不要紧。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又恢复了。”

“他们队还有好多球员呢。”

“那是，可是有他出场就是不一样。在有全国联赛里，轮到布鲁克林队对费城队，我看布鲁克林队准能赢。不过我还很想念西斯勒在的时候，还记得他在老公园打的那些好球么？”

“他那儿棒可真厉害。我没见别的人像他打过那么远的球。”

“你还记得有一阵他常上咱们这儿的餐馆来吗？还说要去打鱼，当时我很想陪他去打鱼，可我胆小，不敢开口。后来我让你去跟他说，可你也不敢。”

“我记得，我们俩可真够傻的。现在想起来，可是太遗憾啦。真是大错特错。他本来可以跟咱们一起去的。那会是多值得我们怀念一辈子的一件事情啊。”

“我很想陪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打鱼，”老人说。“人家说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。也许他当初也像我们这样穷，会理解我们的。”

“那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从没过过穷日子，而他，他爸爸，像我这个年纪就参加大联赛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个年纪，就在一条去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水手了，我见过狮子在傍晚到海滩上来。”

“我知道。您跟我谈起过。”

“我们来谈非洲还是谈棒球？”

“我看谈棒球吧，”孩子说。“给我谈谈那了不起的约翰·J·麦格劳的情况。”他把这个J念成“何塔”。

“以前有时候他也去那餐馆。不过他稍微喝多了点酒就会发脾气，出口伤人，很难相处。他也不是专心在棒球的事上，好像赛马比棒球比赛还重要。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好几份赛马的名单，打电话的时候也常常听他提起些赛马的名字。”





“他是个了不起的教练，”孩子说，“我爸说那时候他是最了不起的棒球教练。”

“因为他来这儿次数最多，大家当然就比较熟悉他了。”老人说，“要是德洛彻也每年都来几次，你爸就要认为他是最了不起的教练了。”

“说真的，到底谁是最了不起、最厉害的教练呢？是卢克，还是迈克·冈萨雷斯？”

“我看他们俩不分上下。”

“那最好的渔夫是您。”

“不。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。”

“哪里，”孩子说。“好渔夫很多，还有些很了不起的。不过最了不起的只有您。”

“谢谢你。你说得叫我高兴。我希望不要碰上一条太大的鱼，叫我对付不了，那它就说明我们讲错啦。”

“您收拾不了的这种鱼是没有的，只要您还是像您说的那样强壮。”

“我也许不像我自以为的那样强壮了。”老人说。“可是我懂得不少窍门，而且有决心。”

“您现在也该睡了，这样明天早上才有精神。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回餐馆去。”

“那么晚安，那我先睡了，你回去也早点休息吧。明天早上我会去叫你起床的。”

“您是我的闹钟。”孩子笑呵呵地说。

“我的闹钟就是这一把年纪，”老人说，“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上了年纪的人都醒得很早，大概是想让白天长点吧。”

“是这样的么？”孩子说，“我只知道我们男孩子觉睡得沉，早上还起不来。”

“是啊，那么能睡。”老人说，“反正到时候我会叫醒你的。”

